

去國三十年

〔記 2008 年 10 月 9 日與余成皓餐聚〕

田榮先

余成皓自 1973 年去了加拿大，三十五年來只回來過香港幾次，最近一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；幾十年沒見過面，我們於是在 2008 年 10 月 9 日與這位金山阿伯在東雀會餐聚。

雖然睽違多年，大家還是一眼便認出余仔，而且不約而同的第一句話都是：嘩，乜瘦咗咁多呀？羨煞兩天前剛從溫哥華回來的周美亮。

余仔中學時不但打得一手好羽毛球，更是籃球健將。初中二那年曾夥同譚國忠、黃循紅、王瑞華、梁獻章、及徐銘強等〔不曉得有沒有記錯？〕，組成「變色龍」球隊，所向披靡，勇奪公開賽丙組冠軍。記憶所及，譚國忠與余成皓更超群拔類，贏得當年的最佳球星獎。今晚黎秉然與阿 Lu 兩位波友亦有出席，與老戰友聚舊；相比起余仔，他倆都比中學時發福了，尤其是阿 Lu，必定是好吃好住，最少膨脹了幾個碼！黎雞中學時是體育健將，「幾乎」樣樣皆精……大家看見那個引號，大概都猜得到我那句話的重點不在「樣樣」，而是在「幾乎」這兩字，何也？原來黎雞籃球、足球、乒乓球、單車、田徑都拈，卻是單棲動物，至今還是不會游泳！

余仔這這次回來，行程排得很緊密，才幾天，足跡已踏遍港九新界，還安排了兩段旅程分別去北京與西安，及上海與杭州，搏晒老命。他深知自己是名副其實的「加燻」，又是第一次去大陸，自然怕受騙，於是虛心請益，要同學提意見。梁崇榆老師與周美亮的忠告都是：千萬不要買東西，尤其不要在同仁堂買藥！偶然邂逅到一兩件心頭好，則一定要狠狠的殺價，三折是禮數，藝高膽大的，還他一折也不失體面！

問及大陸與香港兩地通的電話卡，阿虎馬上以電訊界老行專教路。知道余仔只有一個電話後，立刻建議他多買一個新電話，一個裝上香港的 SIM 卡，另一個大陸 SIM 卡，好使好用，回去加拿大更可將新電話送給愛女作手信……余仔只有深嘆，香港人屠宰遊客，絕不比大陸遜色！

大家都想不通，余仔怎可以獸在 Calgary 二十多年，忍受北國的嚴寒？余仔苦笑，說他雖然在加拿大住了那麼多年，每年還是怕冬天的來臨。說到加拿大的嚴冬，大家忽然想念身在 Winnipeg 的蕭一和，每當漫天雪飄，匝地冰封之時，燒鵝更須格外留

神，規劃統籌全城的剷雪工作，確保道路暢順，交通無阻。說着說着，李振強也加把嘴湊熱鬧，說他當年也是在 Winnipeg 讀書，冬天凍到要鑽進冰箱裏取暖……鑽進冰箱取暖？又係到亂 up 乜呀？……乜唔係呀？外面凍到零下三四十度，返到屋企打開雪櫃，捐個頭入冰箱，嘩，得個零度，幾鬼暖呀！

這晚振強本來沒有打算出席的；我們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林偉江心血來潮，電召李老闆過來「聊聊」，佢老闆見有稀客自遠方來，再加上美亮抗議三星期前沒有等她回來便設宴款待基社同學，自然識 Do，於是又簽單搞掂，害我又要假惺惺的扮尷尬，與他爭持了幾秒鐘後再次裝作勉為其難的接受美意。說實話，佢老闆多次作東，固然是好客，但他對基社同學的友愛與厚誼，心真意誠，絕非矯情，我只有再次代表眾同學衷心銘謝佢老闆的雅意。

美亮早兩天剛從溫哥華回來，我滿心歡喜，以為今晚執筆記趣者非她莫屬，但她竟然以訪客自居，怎麼說都不肯把筆。舞文弄墨，非我所長，但勉強還可以粗描幾筆，這要感激今晚亦在座的梁崇榆老師。我有幸在中二與中四兩年受梁老師啓蒙薰陶，愛上了中國文學，雖然唸完中四便出國，但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放下過中文，算是我的造化；只可惜拘謹的性格使然，寫文每每要很吃力的字斟句酌，無法像美亮那樣健筆縱橫，倚馬千言，憾事也！

美亮既惜墨，佢老闆於是一貫的仗義承擔，並解釋說以往無從落筆，是由於所用的中文軟件不濟，許多字都沒辦法現出來。他最近新買了小蒙恬手寫板，喜見各「門字部首」的字躍現眼前，往後盡可寄情託性，暢所欲言矣。佢老闆「超」群脫俗，披「星」戴「月」，我翹首盼望有一天能夠拜讀奇文。

成皓去國三十年，回鄉情怯，必定驚見香港翻天覆地，面目全非；可幸者，變不了的是我們當年不經意間承嗣下來的紅藍情。今晚一班老同學聚首，儘管恬淡平和，不見山珍海錯，不聞觥籌交舉，但彼此間無語的關懷，你我親切的顧盼，卻也動情。

看近日的金融海嘯，驚濤駭浪，捲走了多少財富，沖破了多少美夢！人生無常，譬如朝露，一切都可以瞬間幻滅，還是把握當今，及時行樂，乾杯！



不在照片內：梁崇榆老師

後排： 區春生、王瑞華、李振強、林偉江、田熾先、謝啓英、梁崇禮、余盛彪、黎秉然、馮國華

前排： 周美亮、田榮先、余成皓、Ella